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百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二十五

海防五

廣東廣州府圖

廣東惠州府圖

廣東潮州府圖

廣東兵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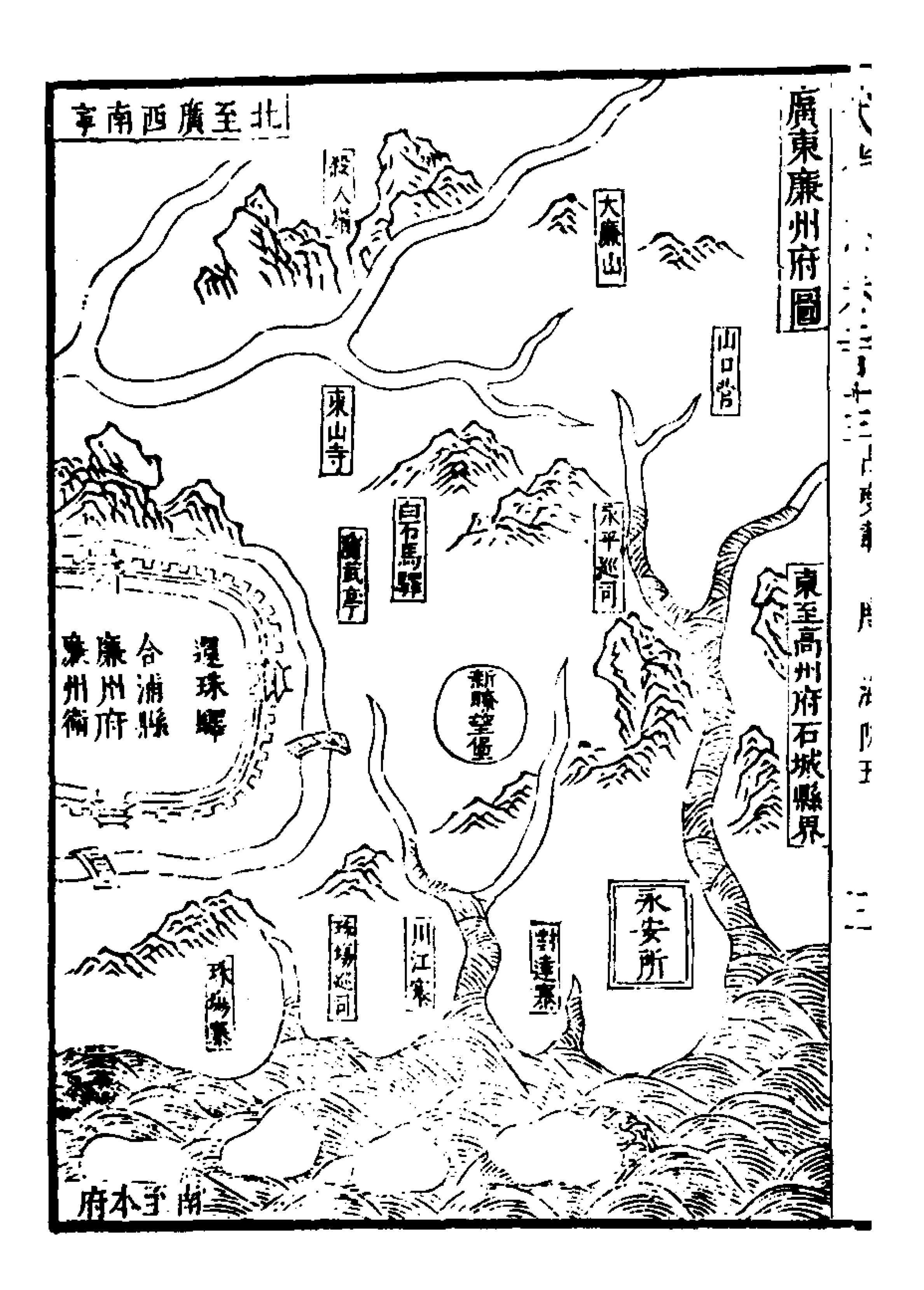
廣東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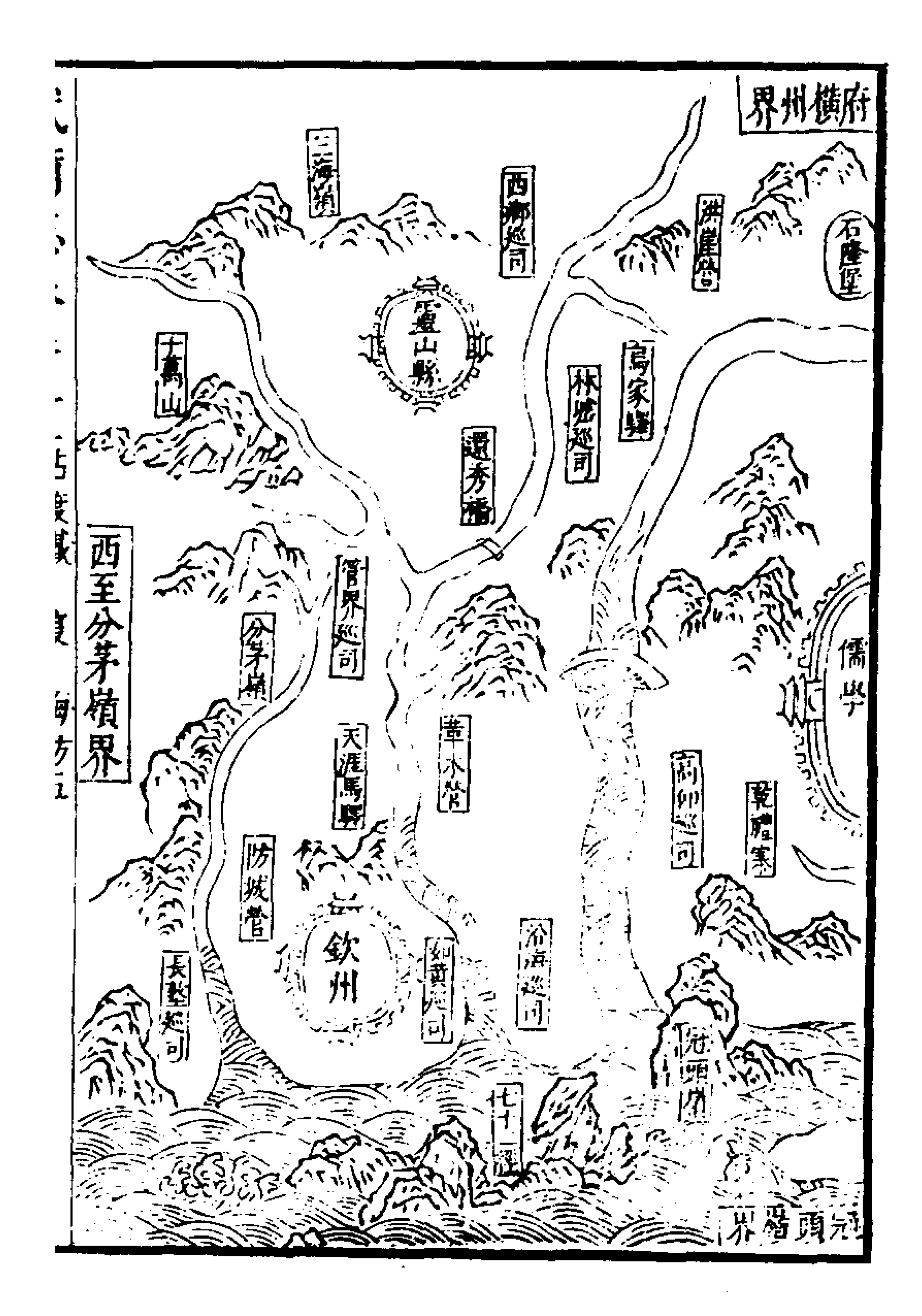


廣東沿海總圖
北至贛州
南至香山
東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界
仁化縣
南雄府保昌縣
始興縣
曲江縣
韶州府
翁源縣
龍川縣
河源縣
長樂縣
程鄉縣
饒平縣
揭陽縣
海陽縣
潮陽縣
惠來縣
海豐縣
惠州府歸善縣
博羅縣
增城縣
東莞縣
南海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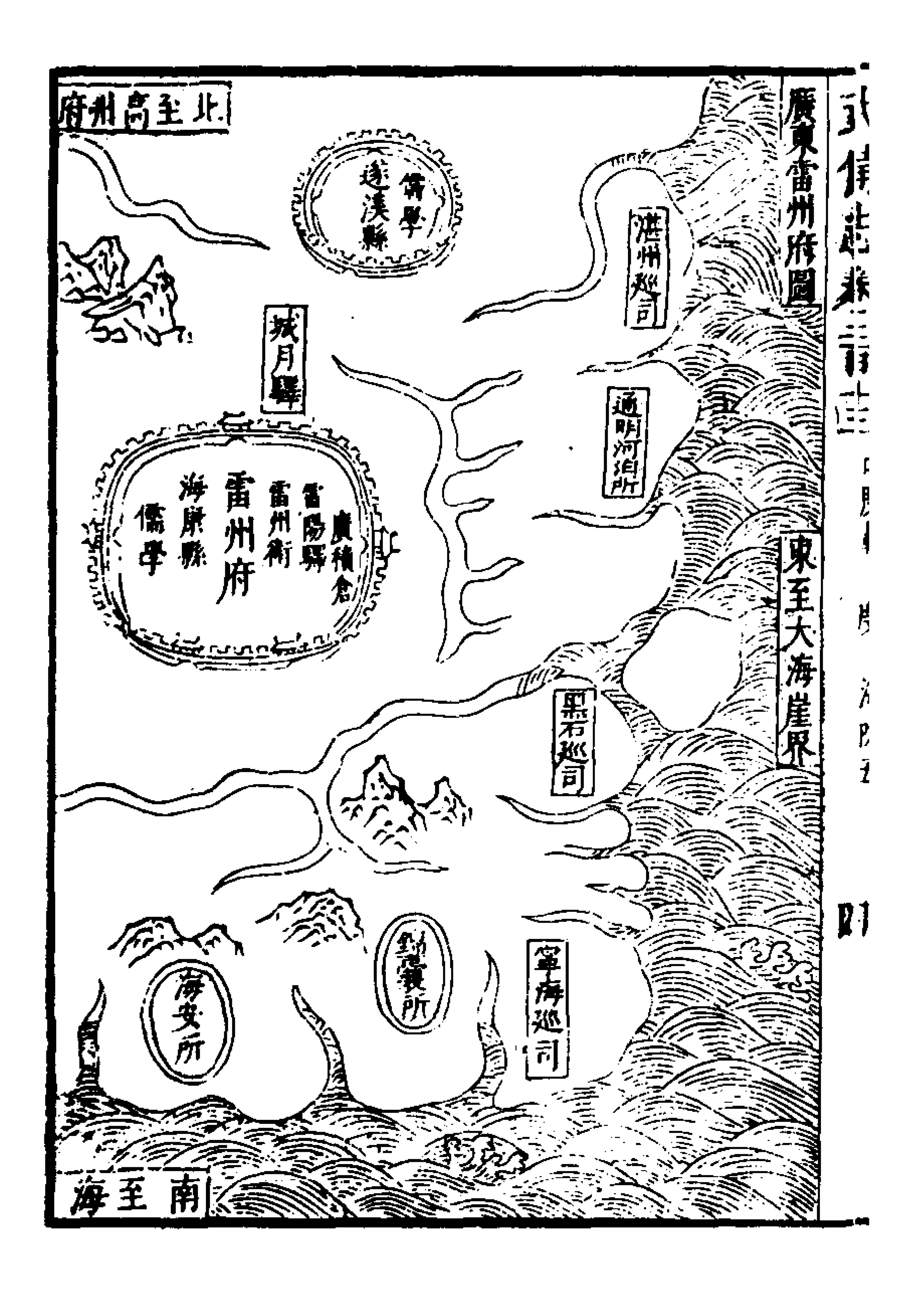


府信豐縣界
乳源縣
連山縣
連州
陽山縣
英德縣
開建縣
四會縣
封州縣
德慶縣
高要縣
肇慶府
清遠縣
三水縣
西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界
瀧水縣
新興縣
陽春縣
高明縣
恩平縣
新會縣
信宜縣
茂名縣
高州府
陽江縣
靈山縣
遂溪縣
石城縣
化州
新寧縣
欽州
雷州府
海康縣
電白縣
順德縣
廉州府
合浦縣
吳川縣
徐聞縣
七星洋
珠池
澄邁縣
瓊州府
瓊山縣
文昌縣
會同縣
樂會縣
陵水縣
萬州
崖州
儋州


廣東廉州府圖
北至廣西南寧
殺人嶺
大廉山
山口營
東山寺
白石馬驛
永平巡司
東至高州府石城縣界
還珠驛
合浦縣
廉州府
廉州衛
永安所
珠場寨
珠場巡司
川江寨
對達寨
南至本府海



府橫州界
石塵堡
洪崖營
西鄉巡司
三海嶺
靈山縣
十萬山
烏家驛
林墟巡司
還秀橋
西至分茅嶺界
管界巡司
分茅嶺
儒學
華水營
天涯馬驛
高仰巡司
莪體寨
防城營
欽州
如昔巡司
沿海巡司
長墩巡司
冠頭嶺
七十二逕
冠頭嶺界


廣東雷州府圖
北至高州府
遂溪縣
儒學
湛州巡司
城月驛
通明河泊所
廣積倉
雷陽驛
雷州衛
雷州府
海康縣
儒學
東至大海崖界
黑石巡司
錦囊所
海安所
寧海巡司
南至海


石城縣界
楠山堡
樂民所
武郎場
潿州巡司
西至大海洋界
雷司
英利驛
清道巡司
海康所
東場巡司
沓磊驛
徐聞縣
三板巡司
洋界



廣東高州府圖
北至廣西梧州
東至肇慶府陽江縣界
南至大
雲霧山
石星山
石林山口
往還山
不林寨
那霍寨
七甲寨
黃崗寨
連崗寨
立石巡司
神電衛
電白縣
立石驛
小分洲
小黃埕
大黃堤

府寧溪縣界
良花寨
中道巡司
黃海營
征山寨
千戶所
信宜縣
大陽寨
西至雷州府海康縣界
石床山
石火山
儒學
千戶所
高州府
茂名縣
古潘驛
金同寨
石城分巢
那射驛
凌緑巡司
三合驛
化州
陸水縣
赤水巡司
百戶驛
寧川所
吳山縣
新河驛
石城縣
寧村巡司
七星渡
馬溪山
四州

廣東廣州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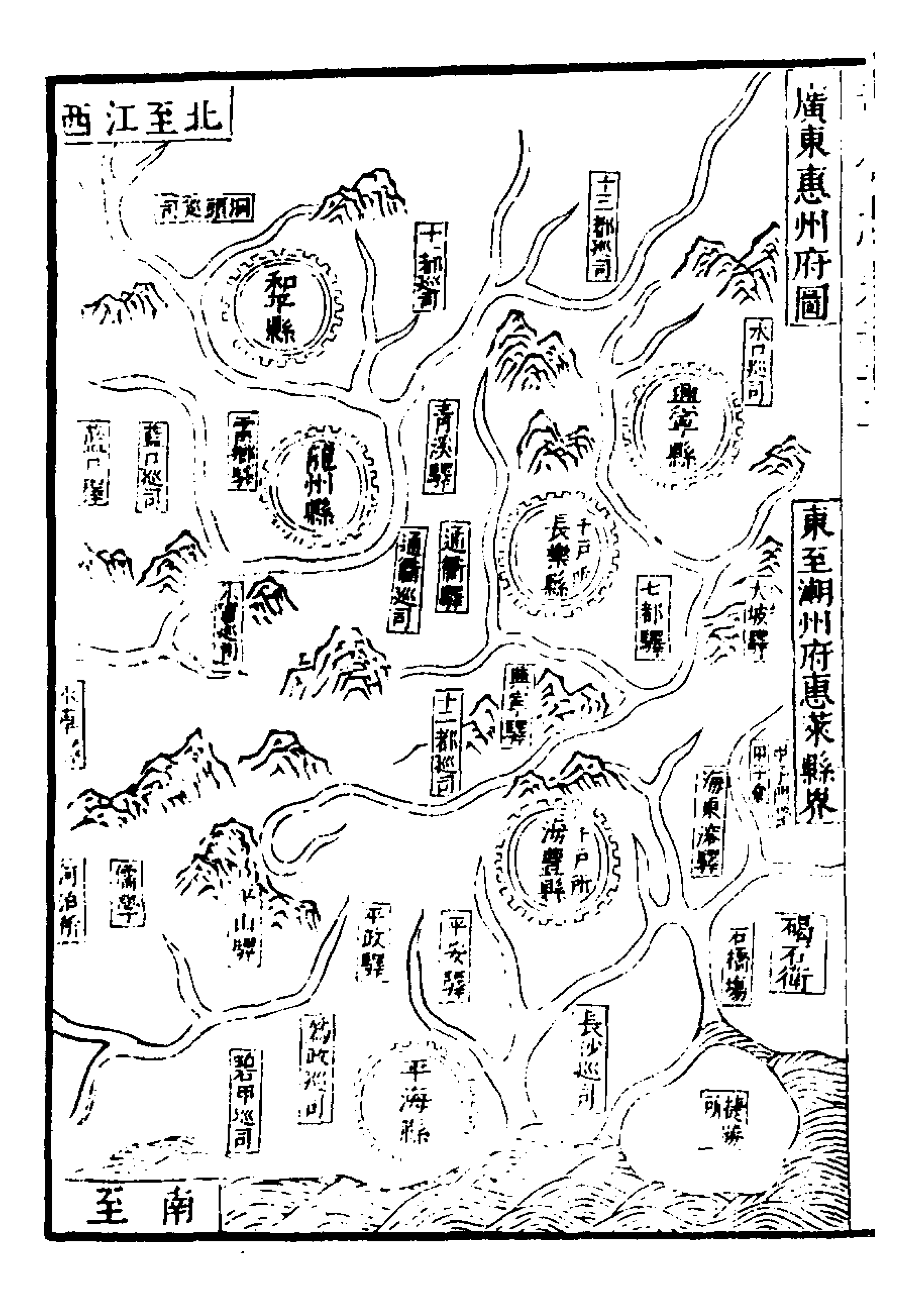
北至韶州府

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

南至香

保化縣千戶所
龍門縣
增城縣千戶所
東莞縣南海衛
景泰山
白雲山
蒲澗山
越秀山左衛
貢院
番禺縣
番禺學
布政司
廣州府
都司
都察院
分巡道
總兵府
鹽課司
府學
清軍道
察院
海道
提學道
按察司
教場
烏石驛
東洲驛
浴日亭
河泊所
增江驛
黃家山驛
京山巡司
城西驛
中堂巡司
大鵬所
東莞所
官富巡司
缺口巡司
福永巡司
枚榕巡司
大奚山
山川壇
批驗所
五羊驛


英德縣界
清遠衛
清遠縣
陽山縣
連州
千戶所
連山縣
安遠驛
三水縣
清江驛
西南驛
西南巡司
三山巡司
金利巡司
石門
三水巡司
官窑驛
新會縣
千戶所
順德縣
新寧縣
廣州府
香山縣
千戶所
香山巡司
光孝寺
南海縣
南海道
西至肇慶府高要縣界
山縣界


廣東惠州府圖
北至江西
東至潮州府惠來縣界
南至
和平縣
龍川縣
長樂縣
興寧縣
海豐縣
平海縣
青溪驛
七都驛
大坡驛
海東滘驛
平安驛
平政驛
長沙巡司
碣石衛
石橋場
碧甲巡司
十三都巡司
十二都巡司
甲子所
河泊所



贛州府界
長吉巡司
忠信巡司
義合驛
寶江驛
河源縣
千戶所
苦竹派巡司
寬仁巡司
羅浮山
善政巡司
西至海岸
博羅縣
惠州府
歸善縣
石灣巡司
欣樂驛
海岸


廣東潮州府圖
北至福建
東至海岸界
南至海
大埔縣
饒平縣
鳳凰山
黃岡巡司
黃岡驛
大城所
蓮花山
河泊所
韓山
潮州府
潮州衛
海陽縣
三河驛
三河巡司
大澳村
北州村
沙坡村
南澳山


汀州府界
太平巡司
程鄉縣
程江驛
石窟巡司
松口驛
北寨巡司
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
揭陽縣
湖口巡司
北山驛
吉安巡司
惠來縣
海門千戶所
潮陽縣
招安場

廣東兵險考

今為定額

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都御史駐劄梧州、舊嘗設總督兩廣都御史、事平即歸、非常設、故不載、

鎮守兩廣總兵官駐劄梧州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巡視海道副使額設專為備倭、并防捕海盜、

整飭瓊州兵備副使

整飭清遠兵備副使

整飭清遠僉事

整飭高肇兵備僉事
整飭惠潮兵備僉事
整飭雷廉兵備僉事
市舶提舉司提舉駐劄廣州
分守瓊崖叅將
分守高肇韶廣叅將
分守惠潮叅將
總督廣東備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守備惠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沿海衛所

廣州衛 旗軍九百五十二名

鎮州所 旗軍二百十七名

永安所 旗軍三百九十名

雷州衛 旗軍一千三百八十名

樂民所 旗軍三百四十五名

海安所 旗軍一百八十一名

石城後所 旗軍二百三十四名

神電衛 旗軍一千五十八名

靈山所 旗軍二百五十四名

海康所 旗軍三百二十三名

錦囊所 旗軍二百三十五名

寧州所 旗軍四百五十七名、

陽春所 旗軍二百一十名、

廣海衛 旗軍一千一百六十五名、

海郎所

香山所 旗軍四百二十八名、

肇慶衛

陽江所

南海衛 旗軍一千一百十四名、

東莞所 旗軍三百二十八名、

雙魚所 旗軍一千七十七名

新會所 旗軍六百六十四名、

新興所 旗軍二百五十二名、

大鵬所 旗軍二百二十三名、

碣石衛旗軍一千二百八十四名、

平海所旗軍四百四十七名、　海豐所旗軍四百二名、

捷勝所旗軍五百八十二名、　甲子門所旗軍二百八十七名、

潮州衛旗軍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靖海所旗軍二百八十二名、　海門所旗軍二百二十五名、

蓬州所旗軍三百八十八名、　大城所旗軍三百八十三名、

海南衛

清瀾所旗軍五百八十七名、　萬州所旗軍四百六十九名、

南山所旗軍二百十五名、

沿海巡檢司

廉州府

管界 弓兵二十名、 長墩 弓兵二十名、 西鄉 弓兵二十名、

如昔 弓兵二十名、 沿海 弓兵二十名、 林墟 弓兵二十名、

高仰 弓兵二十名、 珠場 弓兵二十名、 永平 弓兵二十名、

雷州府

東場 弓兵三十名、 清道 弓兵三十五名、 潿州 弓兵三十名、

寧海 弓兵三十名 湛州 弓兵三十名、 黑石 弓兵三十名、

高州府

凌綠弓兵三十名、
寧村弓兵三十名、
赤水弓兵二十五名、

肇慶府

立將弓兵五十名、
海陵弓兵六十名、
恩平弓兵五十名、

廣州府

城岡弓兵五十名、
牛肚弓兵五十名、
沙岡弓兵五十名、

樂逕弓兵五十名、
埜高弓兵五十名、
沙村弓兵五十名、

大尾弓兵五十名、
潮道弓兵五十名、
三水弓兵五十名、

江浦弓兵五十名、
江村弓兵五十名、
都寧弓兵五十名、

馬岡弓兵五十名、
馬寧弓兵五十名、
紫泥弓兵五十名、

安神弓兵五十名、　黃鼎弓兵五十名、　香山弓兵五十名、

茭塘弓兵五十名、　五斗口弓兵五十名、　沙灣弓兵五十名、

鹿步弓兵五十名、　白沙弓兵五十名、　小黃浦弓兵五十名

福水弓兵五十名、　缺口弓兵五十名、　官富弓兵五十名、

京山弓兵五十名、

惠州府

內外管弓兵五十名、　碧田弓兵五十名、　長沙弓兵五十名、

甲子門弓兵五十名、

潮州府

神泉弓兵五十名、吉安弓兵五十名、門闘弓兵五十名、
桑田弓兵五十名、招寧弓兵五十名、鮀浦弓兵五十名、
楓洋弓兵五十名、闘望弓兵五十名、黄岡弓兵五十名、

瓊州府

清瀾弓兵三十名、舖前弓兵三十名、澄邁弓兵三十名、
青藍弓兵六十名、調囂弓兵六十名、藤橋弓兵六十名、
牛嶺弓兵六十名、抱歲弓兵六十名、延德弓兵六十名、
鎮南弓兵六十名、安海弓兵六十名、田脚弓兵六十名、

沿海烽堠

雷州府

烽堠二十

那宋 八燈 包西 討網 對樓

踏磊 清安 調黎 寧海 陳家 南門

通明 調陳 草綠 淡水 南浦 北品

北月 石歲 麻障 北鵝

高州府

烽堠八

調高 尖岡 山南 連頭 白山

羅浮 輔弼北 輔弼南

廣州府

烽堠五十五　南海　那浮　譚村　黃村　赤水
蛤浦　北津　丹章　南洋　那貢　安民、
處儒　逭田　豐頭　峯前　石門　白蒙
寨南　鎮口　放火南　奇黎　雙硐　陳村
白石角　企觀　北寨　大人嶺　亭子角
馬鞍　黃岐　水南　白沙　稍潭　泗會
石門　青藍　節尾　煙岡　長洲　員攬
石岐　黃浦　青紫　英村　岡村　南山
鰲灣　冷水　福漏　赤岡　嘴頭　疊福

藍田　秋風角　風門凹

惠州府

烽堠二十八　舊大鵬　水頭　沙灣　野牛灣

沙江　凹背　長沙　虎白　芳茅　白沙湖

東坑　大麻　河田　古邏　石山　新設

平安　新逕　麗江　麗山　吉頭　桑洲

前標　後標　兢山　鉛錫　安元　銀平

潮州府

烽堠十九　文昌　鈎簾　南山　石城　前岡

沙尾　夏嶺　大塲　石牌　浮山　錢塘

環山　新村　鴻山　鵝髻　笄洲　白峯

黃岡　外沙

沿海衛所戰船

舊制每歲春末夏初風汛之期通行府衛所縣捕巡備倭等官軍出海防禦倭寇番舶動支布政司軍餉銀雇募南頭等處驍勇兵夫與駕船後生每船分撥五十名每艚船四艘一官統之三路兵船編立船甲長副字號使船水手教以接潮迎風之法長短弓兵弩時常演習使之出入往來如神如無字號者長副鳴鑼追逐俱待秋盡無事而掣

中路東莞縣南頭屯門等澳大戰船八隻烏艚船十二隻

廣海衛望峒澳戰船四、

東路潮州府柘林澳戰船二、烏船十五、哨船一、

碣石靖海甲子門等澳戰船十、哨船六、

西路高州府石城吳川灣澳各哨船二、

廉州府海面戰船二、

瓊雷二府海港東莞烏艚各六、新會橫江船四、

雷州海港大戰船六、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連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桃亢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靖海海門蓬洲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濵海、其捷勝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惠潮守備劄于衛治、誠有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粤海道門戶、據三路之上遊、番船自福趨廣、悉由此入、舊例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

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賊視我無備、批抗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愼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霾、尤宜加之意焉、其外碣石靖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稍次、而月師防禦、各有信地之責者、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濵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廉、而廣州中處、故於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嘗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趨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於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

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埕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澚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澚爲尤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厓門寨門海萬斛山網州等處而西、而望峒澚爲尤甚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

去不得接濟、則雖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矣、況會城乎、按今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愼固封守、而南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矣、應援聯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

則然耳、三郡逼近占城暹邏滿剌諸番、島嶼森列、遊心注盼、防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滋蔓難圖矣、可弗講乎、故高州東連肇廣、南憑溟渤、神電所轄一帶海澚、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灘廣州灣、為本府之南翰、兵符重寄、不當托之匪人、以貽保障之羞也、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湛川洄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為合衛三道門戶、而海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澚、以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尤可齷齪玩愒已哉、若

廉州則尤爲全廣重輕、海北扼塞、兩有攸寄、故兵符特劄于靈山、達堡增屯於衛、北海冦峒獠外夷之憂、視三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爲廉之外戶、五脂腹心、盡爲黎據、郡邑封疆、無不濵海、備倭之制、若白沙石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沓島、飄風突來、防禦甚艱、近雖駐叅將於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戍、舊額歲久寖弛、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焉者、深念預防、俾幕南稽顙、重譯來庭、非長民若兵者之責乎、

一廣東兵餉、舊制于潮州府民壯數內抽追工合選募打手駕船後生、分守三路、後因山賊竊發、念城池爲重、寄留民壯守護、而前項兵食每年於鹽利內處補、後議以兵貴精而不貴多、食宜預而不宜匱、於東路兵夫止選三百名防守、遇有警報、則增雇三百、以足六百原數、其中西路一千五百名內、量減七百名、止募八百名、通計見該一千一百名、約計東路三百名、西路二百名、中路六百名、各路將三之一哨巡、三之二營守、每兵夫五十名、艚船一隻、兵夫一名、

每月工食六錢、口糧三斗、船一隻、脚價一兩五錢、或一兩二錢、兵船每四隻、則以一官統之、日逐守巡、或閱月半月更番相代、又於朔望量加魚鹽之犒、永為定額、所費俱于軍餉内取辦、遇有警報、又許徑自動支、添募應選、不必直俟文移、動經旬月、以致噬臍無及、凡所應辦、逐一登記、每月造報、追掣兵之時、截日住支、於以釐革浸漁冗濫之弊、此嶺南防海之大略也、

一廣東濵海諸邑、當禁船隻、若增城東莞、則茶窖、十字滘、番禺則三漕波羅海、南海則仰船岡茅滘、

順德則黃涌頭香山新會則白水分水紅等處盜賊淵藪也每駕峻頭小艇藏集兇徒肆行刼掠勾引倭奴殘戮甚慘爲今之計莫若通行各縣令沿海居民各於其鄉編直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内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於船尾外大書某縣船某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塡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每歲具呈於縣以憑查考

如遇刼掠、則被害者、能識其船、速投首於甲長副、鳴鑼追究、俾遠近皆知、無字號者、即係爲非、許人人俱得拏送、舊時沿海居民、明知賊盜懼其反攻而不救、今後坐視者、罪以通同、則船有統紀、而行刼之徒忌畏、况操舟之時、可以按簿呼召、給價差用、而不致賣放之弊、乎議者謂欲令每縣取無礙官銀千餘兩、造船百艘、分給軍民生理、令河泊等官、歲課人息、五年當抵造船之銀、如朽爛、更以歲課銀更造、此法固善、終不若無事處事、如前法之

爲善也、

一南灣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國初起遣居民遺棄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潭居中、可以聚舟、其大似金塘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嚴、倭泊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鋪板、而陳所置之貨、甚爲清雅、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容令人於海濱沉滅其舟、則在岸上之

倭、生擒也何有、

武備志卷二百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二十六

海防六

福建沿海總圖

福建漳州府圖

福建泉州府圖

福建興化府圖

福建福州府圖
福建福寧州圖
福建兵險考
福建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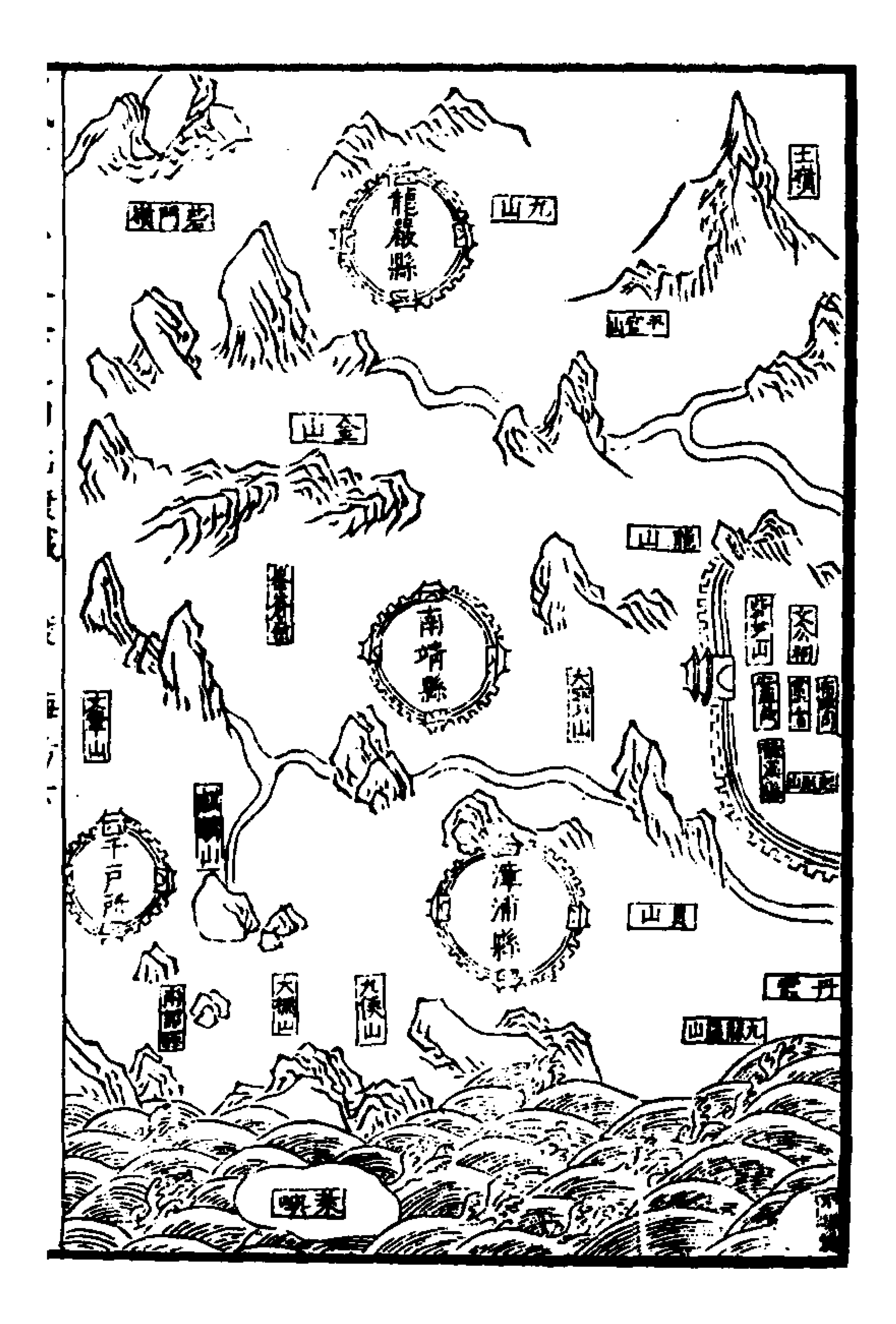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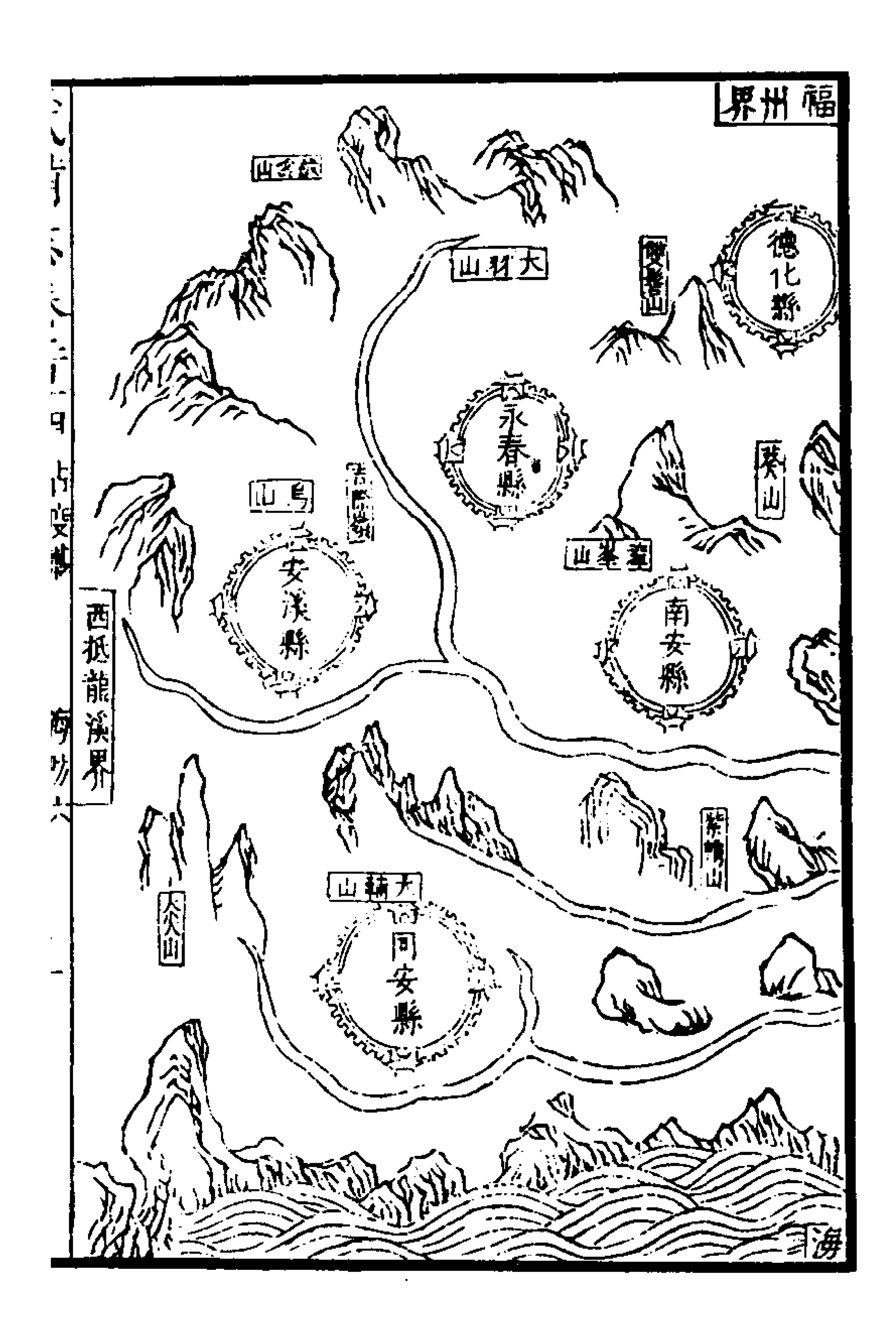
福建沿海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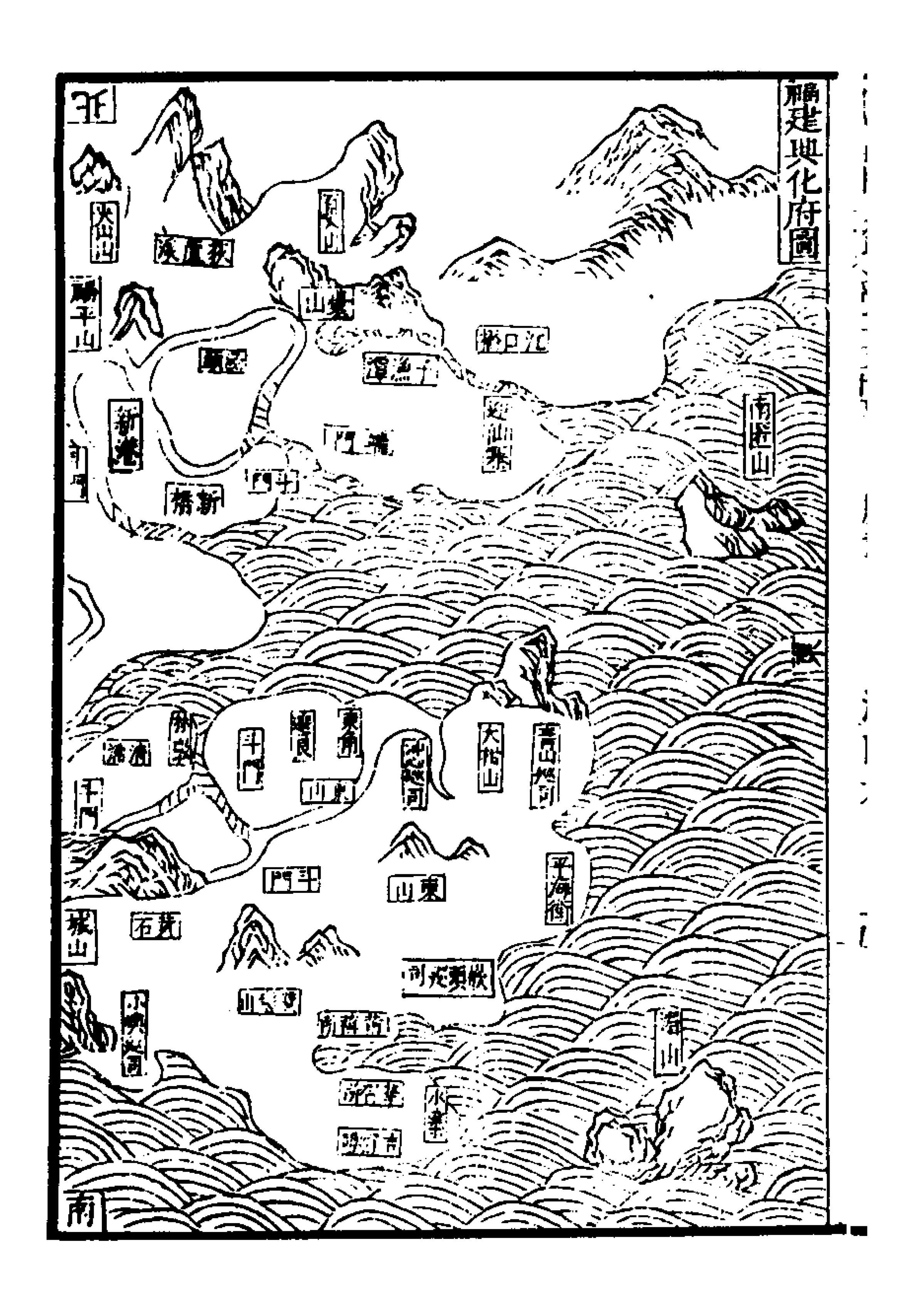

廉州府
分水關


福建漳州府圖
西峰山
漳平縣
天柱巖山
長泰縣
大公山
鳳凰山
水頭山
月港
大武山


龍巖縣
九山
金山
龍山
南靖縣
漳浦縣
千戶所
九侯山


福建泉州府圖
北抵
東抵仙遊界
南抵
泉州府
晉江縣
惠安縣
北山
小尖山


福州界
德化縣
大材山
永春縣
葵山
乌山
安溪縣
南安縣
西抵龍溪界
紫帽山
大輪山
大尖山
同安縣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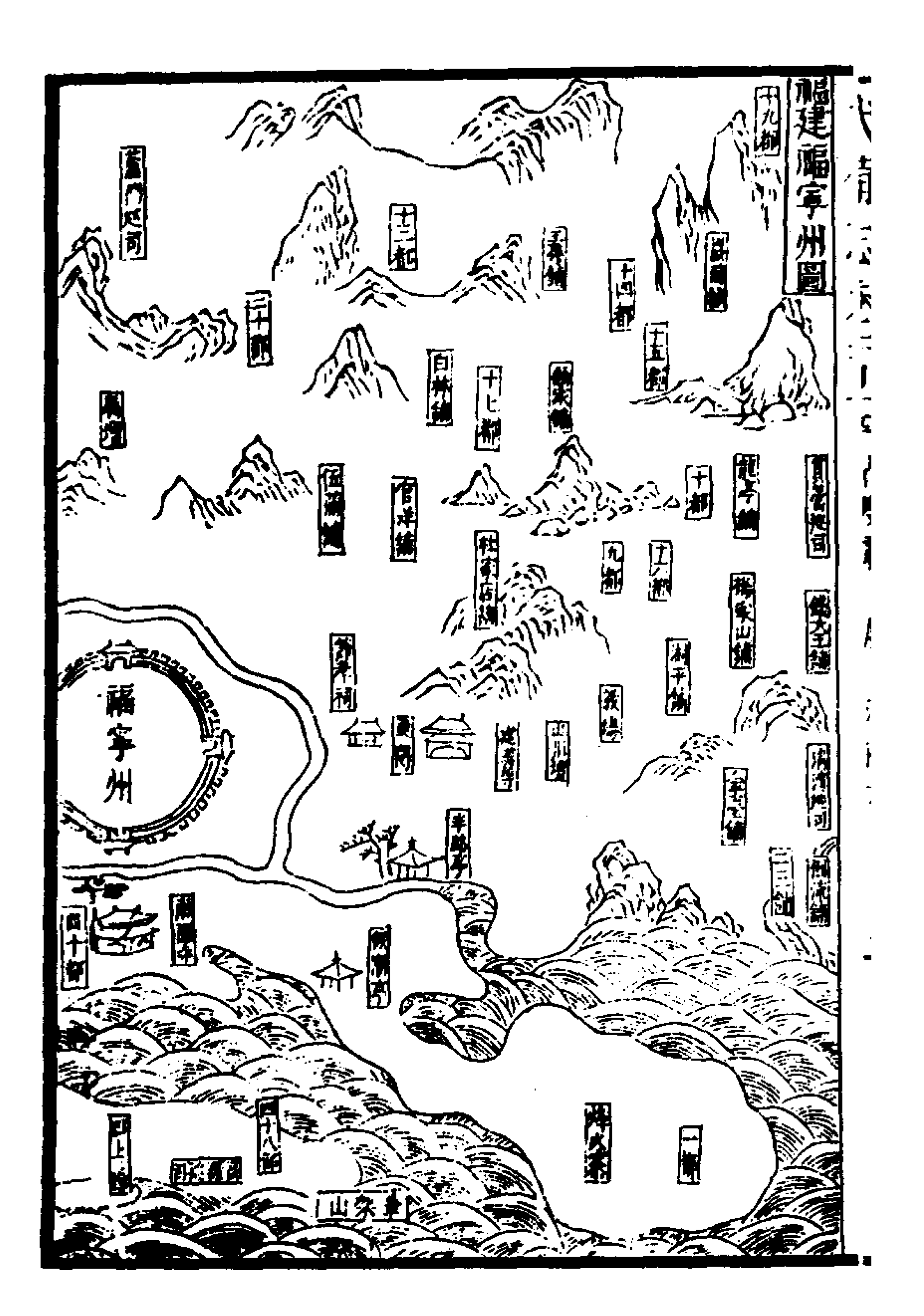

福建興化府圖
北
南
東
新港
新橋
南日山
大坵山
東山
平海衛
小嶼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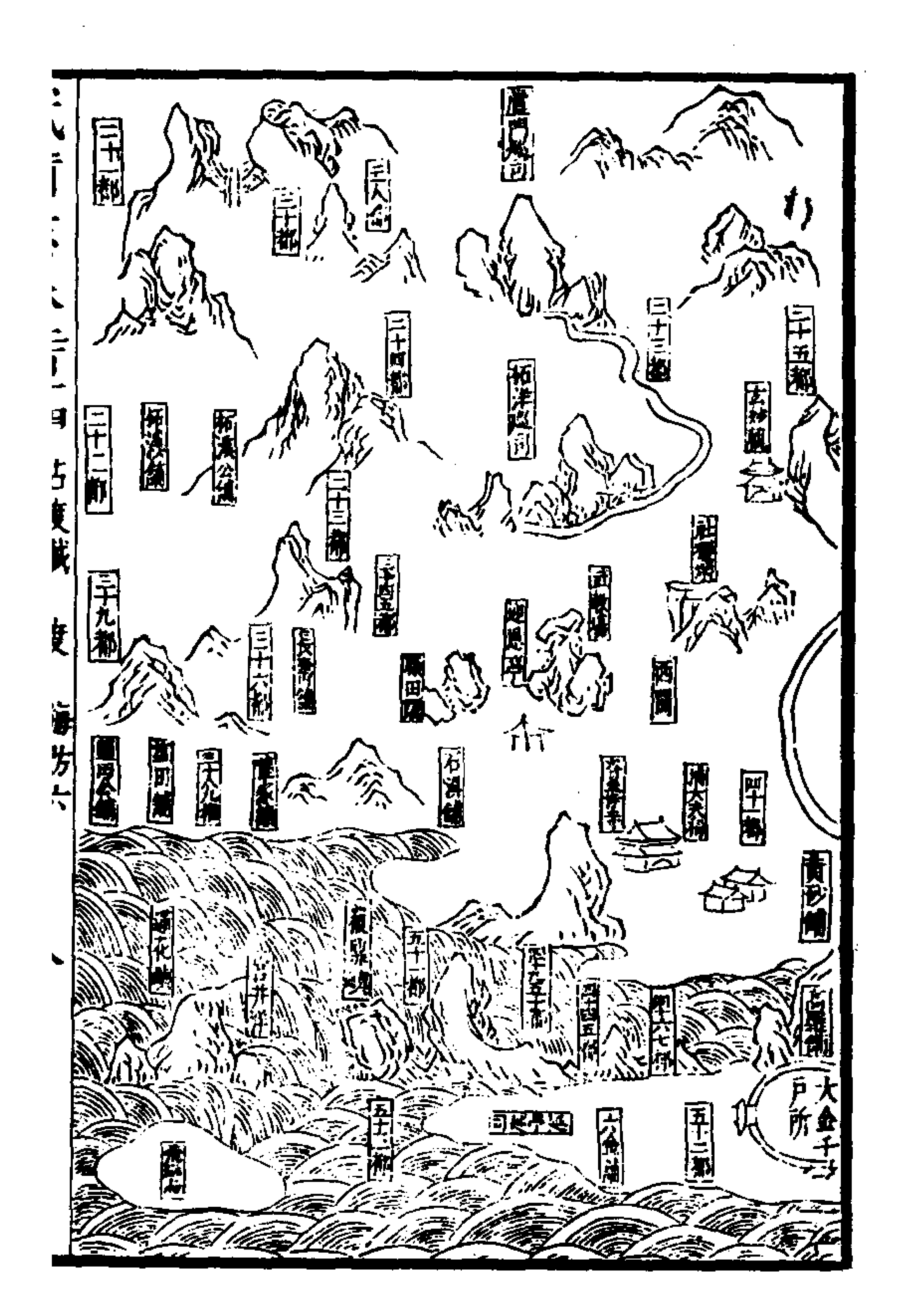




福建福州府圖
官湯鋪
東嶺鋪
東宜鋪
蓮花峯
金雞山
西湖
布政司
福州府
都司
右衛
中衛
左衛
閩縣
萬壽橋
馬頭山
方山
太平鋪
大田鋪
東至連江縣界


北至福寧府政和縣界
古田縣
閩清縣
永福縣
西至延平府龍溪縣界
朱坑鋪
小山鋪
洪塘
化龍鋪
葛嶺鋪
漁溪鋪


福建福寧州圖
十九都
十二都
十四都
十五都
二十都
白林鋪
十七都
十都
九都
福寧州
四十都
四十八都
一都


二十一都
二十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二都
柘洋巡司
二十五都
二十三都
二十九都
三十六都
四十一都
五十一都
五十二都
大金千戶所

福建兵險考

總督軍門（駐浙江）

提督軍務兼巡撫都御史（福建原無巡撫，因倭亂而設，駐劄福州。）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近奉勅兼紀功。）

巡視海道副使

福州兵備副使

興泉兵備副使

汀漳兵備副使

北路參將（自福寧州起直至寧德縣廉粵地方止，皆其信地。）

中路叅將自𩆜澳起、直至泉州府祥芝地方止、皆其信地、

南路叅將自祥芝起直至廣東交界止、皆其信地、

遊擊將軍

汀漳守備

行都指揮司

銅山水寨把總

浯嶼水寨把總

南日水寨把總

小埕水寨把總

烽火門水寨把總以上五把總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沿海衛所

鎮海衛旗軍一千五百名、

六鰲所旗軍一千名、屯軍四十二名、

福州左衛屯軍一千六百九十七名、

中左所

永寧衛內所五共旗軍五千名、屯軍七百八十四名、

金門所旗軍一千名、屯軍一百三十名

福全所旗軍一千名、屯軍二百二十四名、

崇武所 旗軍一千名、屯軍二百二十四名、

平海衛

莆禧所

鎮東衛 屯軍一千四百三十二人、

萬安所

梅花所

福寧衛 屯軍七百一十七人、

定海所

大金所

沿海巡檢司

漳州府

洪淡 後葛 金石
古雷 盤陀 九龍
青山 漳浦 小景
井尾 島尾 海門
柳營 濠門

泉州府

苧溪 高浦 塔頭
烈嶼 官澳 峰尾
田浦 陳坑 圍頭

烏潯　深滬　祥芝
獺窟　黄崎　小岞
興化府
小嶼　吉了　嵌頭
青山　冲心　迎仙
福州府
壁頭　牛頭　犀朗
松下　小祉　石梁
閩安鎮　官母嶼　北茭

福寧州

延廷　焦山　青灣

大篔簹　水澳　蘆門

沿海關寨臺烽堠

漳州府

水寨二

銅山西門澚每歲分鎮海衛玄鍾陸鰲二所官軍一千八百六十員名更番備倭領於把總以都指揮行事

玄鍾每歲分鎮海衛并銅山陸鰲二所官軍一千一百員名更番備倭領於衛總受節[illegible]

把總節制、

瞭臺二、陸鰲 玄鍾

烽堠二十一南山 東灣 漸山 黃崎 洋林

鹽倉 流會 安集 洪丘 峯山 白塘

小灣

泉州府

水寨一

浯嶼原在海外、今移入夏門澳、每歲分永寧漳州二衛官軍二千八百九十八員名、更番備倭、領於把總指揮、以控泉州郡之南境、

烽堠四十四 高浦 劉山 徑山 井上 東渡
龍淵 厦門 流礁 溪東 下吳 街內
白石頭 石井 蕭下 石頭 濫浦 藩徑
石梱 陳坑 安平 葉了 洋下 坑山
古雲 白沙 埕埭 青山 白崎 古樓
赤山 柯山 獺窟 後任 大山 大作
下頭 尖山 高山 峯尾 後黃 海頭
東門外

興化府

水寨一

南日山 原在泉州府海外景泰中移於莆田之吉了澳官府文移仍以南日山水寨稱管寨事有把總分管寨事有衛總每歲分興化平海泉州三衛官軍一千五百十人更番備倭

烽堠四十

崎頭　大洪　塔林　吉了　渡邊

塔山　文甲　西山　菴前　礪山　吳山

[石多]山　林邊　上歐　大崙　石獅　下徐

小澳　東山梅　穀成山　石城　湖邊

登港　埋頭山　岐頭　後埔　東林　蠔山

後浦山　茶浦　鯽魚　東蔡山　巖沁山

支頭 峯嶺 迎仙 基山 尖頭山 山西山 三江口

福州府

水寨一

小埕每寨分附近衛所軍士更番備倭方岳重臣會推指揮之有才略者總督之

瞭臺一 茶林

烽堠三十九 洪坑 壁頭 前村 蟹嶼 車盤

搭山 前溪 仙巖 白鶴 馬頭 後營

楓嶼 龍下 大坵 大壤 陳塲 峯前

山崎　石門　潮井　松下　嶼頭　蕉山

山前　下嶼　騎山　斗湖　陸石　潭西

程角　桃源　黃崎　累頭　官塢　官海

東岸澳　長崎　大埕　北茭

福寧州

水寨一

烽火門令移入豈山地方、

烽堠三十七

下簹　下滸　石湖　關崎　車安

羅浮　間峽　搭尾　界石　南山　留金

大盜據以此守急加

小南　青山　積石　長沙　沙松　後崎
離智　東壁　臺澚　賴離　烽火　三山
北山頂　梅花　大峯　古縣　金家　南金
大青畵　黄崎　白巖　水澚　白鷺　南嶺
沙埕　小青畵

福建事宜

浯嶼水寨

福建五寨俱江夏侯所設浯嶼水寨原設於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岨嶼之險內可以絕海

門月港之奸誠要區也不知何年建議遷入夏地方舊浯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舶南來據爲巢是自失一險也今欲復舊制則孤懸海中卽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刧內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設何益哉故與其議復舊規孰若愼守夏門之守於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墜以南接於漳州哨援聯絡豈非討之得者哉

南日水寨

原設於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茭湖井之衝

南可以阻湄洲岱墜之阨、亦要區也、景泰以來、乃奏移莆田縣吉了地方、仍以南日爲名、舊南日棄而不守、遂使番舶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也、今之事體與浯嶼相倣、有兵寄者、其思爲哨守應援之規以撲寇燄於未熾哉、

烽火門水寨

原設於福寧州三沙海中、永樂間倭寇犯境、議撥福寧衛大金所官軍防守、秦嶼羅浮官井洋皆轄焉、正統九年侍郎焦宏以其地風濤洶湧、不便棲

舶徙今松山寨地方其後官井洋雖添設水寨而沙埕羅江古鎮羅浮九澚等險孤懸無援勢不能復舊矣須官井羅浮沙埕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西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爲福州之藩戶也

銅山水寨

漳州府所轄地方漳浦一縣最近海嶼設水寨者二銅山西門澚爲把總水寨而玄鍾則受其節制者也故今止以五寨爲名初水寨在井尾澚景泰間移今西門地方歲撥鎮海漳州永寧衛及玄鍾

銅山所軍分番巡哨而北自金石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險阨所係匪淺淺也須以銅山玄鍾巡哨之兵分守南澚雲葢寺走馬溪金石等處俾倭船之自浙趨閩及慣徒之勾引接濟者嚴遏其衝則有以控八閩上遊之勢矣

小埕水寨

小埕北連界於烽火南接壤於南日連江爲福郡之門戸而小埕爲連江之藩翰也海壇連盤雄踞登峙若南屏然爲賊船之所必泊其所轄閩安鎭

北茭焦山諸巡司為南北中三哨無事往來探視有警協力出戰則此寨之設為不虛矣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粤趨閩而入于海南粤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拋於外浯嶼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窠窟也附海有浯嶼安邊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仍撥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料羅烏沙料

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澚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　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　經之地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　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澚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此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

不刊之論

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遁者、況乘其疲而夾力攻之、豈有不勝者哉、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北陲之有奸細也、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船式、蓋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

為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計號違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嚴加盤詰如果是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官嚴行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

哨、某處定以某號、某灣來以某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一倭人至福建、乃福人買舟至海外貼造重底、往而載之、舟師皆犯重罪之人也、若至沙板雙嶼等處訪之、則某家船將至未至、及至某澳、自有人說而知之、一處貨到、各處無不知者、

一漳潮乃濱海之地、廣福人以四方客貨預藏於民家、倭至售之、倭人但有銀置買、不似西洋人載貨而來換貨而去也、故中國欲知倭寇消息、但令

人往南澳、餙為商人、與之交易、即廉得其來與不來與來數之多寡、而一年之內、事情無不知矣、一區處福建之法、若用福船捕之、萬萬不可、須用福船而不用福人駕使、若用蒼山人駕使、候倭於福建外海而截殺之、倭船必非齊來、乃一艘二艘以漸而至也、至即擒之、則後至者將聞風而回矣、一八閩多山少田、又無水港、民本艱食、自非肩挑步擔、踰山度嶺、則雖斗石之儲、亦不可得、福興漳泉四郡、皆濱於海、海船運米、可以仰給、在南則資

於廣而惠潮之米爲多、在北則資於浙、而溫州之米爲多、玄鍾所專造運船販米、至福行糶、利常三、倍、每至輒幾十艘、或百艘或二三百艘、福民便之、廣浙之人亦大利焉、兵興、山嶺戒嚴、擔負既難、而募調之費又衆、大戶所積、莫肯輕糶、海運又厲禁焉、民食兵餉、如之何而不匱也、故經略福建之策、莫先於處糗糧、糗糧若缺、則五澳之兵雖設、譬之衣冠之人、外貌可觀、而五內腐裂、四肢痿痺、未有不喪亡者、葢不待倭攻之而後地方爲難保也、今

日足食之計有二其一須申明祖宗之意止禁雙桅船隻私通番貨以啓邊釁所謂寸板不許下海者乃下大洋入倭境也非絶民採捕於内海販糴于鄰省也嚴其保甲令民沿海運糴則廣浙有無相通而福民不患于無食矣其二官府提編銀兩輸解督府春夏給爲兵糧時價方貴有銀無米兵甚苦之不如令有司以銀秋糴賤米則米數多春而隨兵所至就以爲餉官與兵不兩利乎兵餉既備民食亦充軍門以別省善戰之師三五千人調

王於福、大振威克、豈惟倭夷不能爲福建患、將、使福民之勾引接濟與倭爲黨者、永永其不敢矣、趙文華曰、禦賊之道、曰守、曰攻、曰撫、治直以守、治浙以攻、皆因地度勢而爲之也、詳見直浙事宜若治福之法、貴于撫而已矣、福地素通番船、其賊多諳水道、操舟善鬬、皆漳泉福寧人、漳之詔安有梅嶺龍溪海滄月港、泉之晉江有安梅福寧有桐山、各海澳僻遠賊之窠嚮船主喇哈火頭舵公皆出焉、若調福蒼船捕倭、內多賊黨、又其界潮州南澳番船貨

卒猝難盡誅惟官府處置得宜嚴爲稽察所謂用海船實貨編號以次挨放助裝充餉惟無號者禁捕之賊必消其勾逆轉爲我用矣

唐順之曰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第一義況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

戴冲霄曰福建邊海貧民倚海爲生捕魚販鹽乃其業也然其利甚微愚弱之人方恃乎此其間巧強梁自上番船以取外國之利利重十倍故今既不許通番復并魚鹽之生理而欲絕之此

肯坐而待斃乎故愈禁愈亂不設法而利導之海濱貧民得所亂源何能塞也福建五澳水寨江夏侯所設俱在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日浯烽火門南日是已其舊寨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刼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下入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識見不迨信國遠矣欲復祖宗之制須知斟酌乃善

仇俊卿曰、閩之一省、北接浙江之界、爲烽火門水寨、原設官軍把守、爲因勢孤援寡、軍門朱公添設流江寨、爲犄角之勢、此誠隨時立法之權、但官軍之數、不及各寨之半、難以助本鄉防護、議者欲將流江併入烽火門、不若增添流江官軍、形勝並據、聲援相及、此最近是、仍令福寧州相近巡司官兵、同心哨捕、不許役占買閑等弊、又浯嶼水寨舊址、向在海洋之衝、可以據險、寇不敢近、今乃移近數十里、在于中左所地方、與高浦所止隔一潮、致月

港松嶼無復門關之限、任其交通、其舊浯嶼基乃爲寇之窠穴、漳州海滄之人、悍譎尤甚素號難馴、嘉靖年間、始置安邊館、輪委通判一員治之、半年一更、上下皆無固心、無益于地方海防之助、況在前之議、猶有紛紜者、似爲可革、又走馬溪番船直船、近年官軍柯海道等、截殺寇盜、皆在彼處、議者欲令詔安漳浦近縣廵捕官十員、更番任守、且與銅山寨玄鍾澳軍民官兵協力相機、以便勦捕、至于泉之安海、向雖通番、猶有避忌、邇年番舶連翩、

徑至近地、裝卸貨物、皆有所倚也、議者欲令府佐貳一員、時巡常住、或可潛消、沿海地方、人趨重利、接濟之人、在處皆有、但漳泉爲甚、餘多小民勾誘番徒、窩匿異貨、其事易露、而法亦可加、漳泉多倚著姓宦族主之、方其番船之泊近郊也、張掛旗號、人亦不可誰何、其異貨之行于他境也、甚至有藉其關文、明貼封條、役官夫以送出境至京者、及其海船回番而劫掠于遠近地方、則又佯爲之辭曰、此非此夥也、乃彼一艅也、訛言以惑人聽、比及上

司比責水寨巡司人等、間有一二官軍捕獲寇盜人船解送到官、彼爲巨盜大䑸屯住外洋者、反役習用倭、致使著姓宦族之人、又出官明認之、曰是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處糶稻也、或買杉也、或治裝買疋帛也、家人有銀若干在身、捕者利之、今雖送官報贓、尚有不盡法、合追給、或者有司懼禍、而誤行追懲、但據贓證與所言之相對、不料所言與原情實不同、其官軍之斃于獄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幾也、彼巧于讒而計行、此屈于威而難辯、柰

之何哉、以致出海官軍、不敢捕獲、不若得貨縱賊、無後患也、槩以下海之律、彼獨無可罪乎、調停之法、亦必有道、或欲訪廣東市舶司、及各邊開市之利、使番徒報貨抽稅、歲可得銀數萬兩、以充軍國之用、亦且通商惠民、上下咸利、但恐海邊之人、貪利無厭、強暴弱智呑愚不免、羣聚爲姦、勢所必至、似招之爲寇也、何以禁其後哉、況城狐社鼠之相倚、有難以盡詰者、則稅之所入、將不在公家、而咸歸巨室矣、又暹羅朝鮮日本爪哇等國通事、照會

與各有定數、其不通夷語及誤事者、法禁甚明、今漳泉之人、冒濫名色、假為通事、實多通謀、而誤事之孽、有不可逭者、亦當察而更革之可也、

戴冲霄曰、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于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之肅清、若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矣、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

每百斤脚價銀不過三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强梁狡猾之徒貨貲通番愈遏愈熾不可勝防不可勝殺爲倭嚮導者官府繫其家屬不敢生還歲歲入寇是外寇之來皆由內寇糾引之也福建之亂何時已乎福亂不已浙直之患何時而靖乎唐荆川云倭患始於福建福建者亂之根也諒哉言乎如愚見莫若因其勢而利導之督撫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爲

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責、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牌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令也海禁太嚴、見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問是否番貨、即捕治之、米穀魚鹽之類、一切厲禁、據其迹、雖似犯法、論其情、海船往來、非帶兵器火器、無以防海寇之刼奪、不有可原者乎、明乎此則民情得伸、而亂源可塞矣、雖然、亦末也、將欲撫之、必

先威之、練兵足食、使在我之威足以制賊、則民有所憚而聽吾撫治、撫治而不從者、然後兵以勦之、是故能攻而後能撫、知撫而不知攻者、吾未見其能撫也、

鄭若曾曰、按福建經略之術、有百年之長策、有一時之權宜、何謂長策、修復海防舊規處置沿海倉民得所、使不爲賊內應是也、何謂權宜、今日福建之患有二、曰山寇、曰海寇、海寇乃本地之民糾之而來、苦無兵以殄滅之耳、然欲練兵、須先料理養

兵之費、費無從出必加賦于民、夫福民不受官府約束、其來漸矣、常賦之額、且不可徵、況額外加增乎、吾知兵未練而變先激矣、若非早爲之所、萬一福建失守、則廣東將隔絶而不通、而浙江與福建連壤、其禍亦烈矣、與其至此時而動各省之兵馬錢糧、孰若早聞于朝、請銀十萬兩、募兵一萬人、到彼操練、不假福建之兵、不費福建之財、先將沿海通番之人、盡行勦滅、兵威大振、則破竹之勢、山寇不攻自平矣、由是而選練鄉兵、由是而加賦

克餉、由是而修復海防舊規、以爲百年經久之計、

豈有不可